

古琴伴我七十年

◆ 叔 明

邂逅民乐引路人

还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跟随我的两位兄长学习民乐。1936 年春，母亲带我到振平里（在今嵩山路）看望亲戚。我一个人在附近玩耍闲逛，忽然听到某处传来的小提琴声。我寻声追源，发现这声音是从对面马路一间底层平房里传出来的。这间平房窗户开得很高，我踮脚从窗户里望进去，见墙上挂了不少乐器，有二胡、阮，也有古琴。好奇心驱使我从半开的门外探头探脑，被里面拉提琴的人发现了。

看到我是一个孩子，他停止拉琴，和蔼地问我：“小朋友，依来做啥？”我说：“好玩，来看看。”他又问：“好玩什么？”我指指墙上的二胡说：“这个，我家也有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依会拉吗？”我说：“会一点点。”他就从墙上取下一只二胡，调好了音递给我：“依拉给我听听。”我拉了一曲《中花六板》，他听了说：“蛮好，蛮好。”又问：“还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吹笛子。”他又找出了一支笛子，把笛膜整修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你试试。”我吹了一首《琴挑·朝元歌》，他连声说：“不容易，不容易。”随即把椅子拉近了一些，问我跟谁学，住什么地方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等等。他从一张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上有很多拿着乐器的人分坐好几排，第一排中间是一位白胡须穿古代衣服的老人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如果高兴的话来参加我们的排练，每星期六晚上。我叫卫仲乐。”

后来才知道，机缘巧合，我碰到的这位卫先生，就是当时中国管弦乐团的团长、民乐大师。

回家我把这件事告诉我两个哥哥，他们说，这是个好机会。我二哥答应用自行车送我去，他等在振平里亲戚家里，排练结束后，再带我回家。

自从参加排练后，不但经常听到卫先生的古琴演奏，也常有机会听许光毅、罗松泉与王毓骅等先生弹奏古琴，他们美妙的琴声深深吸引了我。我感到古琴比其他乐器都好听，即使弹弹空弦，声音也十分动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暗下决心：“今后一定要学会弹古琴。”

关山强度见明月

然而，学古琴是要交学费的，以当时的行情来算，学一次琴，就要交三四块大洋，而当时的月工资不过 50 大洋。我是个穷学生，囊中羞涩，哪里出得起这许多学费？而且中国管弦乐团是一个业余民乐团体，乐队中的人除了排练演出外，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忙。我一个黄口小儿混在里面，纵然有心拜师，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。于是，我只能靠自己摸索。

每当有人弹古琴时，我就会特别留意观察他们弹奏时的手势、调弦的方法、出音的效果。特别在他们讲关于弹琴的话题时，我更在一旁侧耳细听，唯恐失去机会。日积月累，耳熟能详，对有些琴曲的乐句也能背下几句，甚至整段乐曲都能记住。像《关山月》、《阳关三叠》，整个曲调我都能背出来。

但是没有琴，又怎么学弹琴呢？为此，我二哥就设法借到一张琴供我学习。那是 1940 年秋天，我正式开始读高一。

除了有琴，还要有曲谱。我决定先学《关山月》。许光毅先生给了我曲谱，节奏是五线谱的，我不习惯，把它翻成简谱，重抄一遍，就开始独自钻研起来了。

对一个从未摸过古琴的人来说，一开始就学《关山月》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一首打油诗足以说明这番情景：“刚弹大撮又小撮，稍不留神出怪音。轮指不匀难过关，按弦欠准真难听。过弦失实不连贯，泛音稍偏哑无声。过了一关又一关，一曲未完汗满身。”真是“看人弹琴不吃力，自己上手重千斤”！经过苦练，我总算能勉强弹完《关山月》，但是绝对不敢弹给别人听。

为了学会更多的琴曲，二哥为我买了一套《琴学入门》的琴谱，我自己又买了卫仲乐先生古琴独奏《阳关三叠》的唱片，那是由百代唱片厂灌制的 78 转老唱片，聂耳报幕。



古琴是我一生最爱。从 1940 年开始，虽几经中断，屡遭波折，仍痴心不改，花在琴上累积将近有 60 个年头。如今我已年届九十，弹琴会友，终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。

九琴阁主寻琴记

弹琴之人必爱琴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。

我的第一张琴，就是二哥借来的那张，声音尚均匀，无大的琴病，稍有抗指，走音有点干涩，是一张中等的琴，作为练习琴，还是可以的。后来，我大哥出钱，把这张琴买了下来。也就是在这张琴上，我又弹会了《阳关三叠》、《普庵咒》、《平沙落雁》等曲。

1943 年我考取沪江大学化学系，学习任务特别重，根本找不到弹琴的时间。毕业后，到外地当老师，琴虽然随身带去，但基本上搁置一边没时间弹。“琴在墙边积灰尘，不见当年弹琴人。横遭冷遇今非昔，哀怨一曲《古琴吟》。”这是当年的写照。直到 1951 年回到上海，在一所私立中学任教，待遇较丰，并且有了一定的空余时间，于是才又开始弹古琴。

有了一定积蓄，就想搞到一张较满意的古琴，所以，我一有空就往旧货店、寄售商店去寻找。

1957 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我到淮海路五星商场（即后来的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），见乐器柜台里有一张古琴放在一只非常考究的琴囊上面。该琴黑色，正反面通体布满小蛇腹断纹，背面龙池上方刻有“大唐之宝”四个秀丽的行书字体。凤沼上方刻有一方朱文篆章“乾隆御赏”，标价 150 元，琴弦松弛不全，估计是一张好琴。我一眼看中，便对营业员说：“我回家去取弦，试弹一下，请你给我留一留，我马上就来。”哪知我刚一走，琴就被守候在旁观察已久的顾客买走，等我赶来，已琴去柜空。我空欢喜一场，后悔没有早付定金，以致失之交臂。

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后来我又在另一家寄卖商店看到一张古琴，琴腹内有黑色毛笔写的“大明洪武七年刘基监制”一行字。我当即毫不犹豫地买下。回家张弦一试，声音平平，算不得是好琴，但这毕竟是我自己买的第一张琴。

为了淘旧琴谱，我也常去旧书店。在山东路旧书摊上，摊主告诉我：“有一位陈姓顾客，经常到我的书摊上买碑帖、字画，他家里有很多古琴，我给你他的地址，你可以去看看。”我看时间尚早，就抓紧时间寻找上门。他独自住一幢楼，客厅墙上挂了不少古琴，卧室、浴室、走廊到处是古琴，还有部分半成品，很是琳琅满目。他自我介绍叫陈树南，从小喜欢古琴，拜吴景略先生为师后学会了好几百首曲。后来古琴不大弹了，专门研究制作、修理古琴。

陈树南给我看了三张他最心爱的古琴。一张叫“紫琼”，一张是“七子琴”，另一张名叫“琅石泉”，并让我试弹。“紫琼”是祝桐君的藏琴，紫红色仲尼式，泛音特别清越透亮，按音有金石之声，走音余韵很长，是我见到过最好的琴。“七子琴”背面有明代七位才子（记得有唐寅、文征明、祝允明、仇十洲、张灵等）分别题跋，故名“七子琴”。我推断这是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古琴，琴名是后来取的。我对那张“琅石泉”很感兴趣。这琴重如铁，髹以八宝漆灰，掺有响铜砂，琴体特大，并不太古；弦槽很宽，最宽处岳山旁宽 13 厘米以上，声音浑厚，走音长，韵味足，百弹不厌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我问他，你的琴肯割爱吗？他表示除了上面三张琴外，其余都可以商量。在试弹几张品相较好的琴之后，我初步挑中一张名为“小春雷”的古琴，暗槽、仲尼式，估计是明琴。我请陈树南用它弹一曲，我在旁边听，发现音质、韵味等各方面都属于中等以上水平，不抗指，无轱音，决定先买定此琴，155 元成交。

与陈树南数次交往，后又在他那儿买了两张琴：一张名“遶云”，另一张是百衲琴。不久，我的亲戚又把他家中一张没人弹的琴送给了我，是一张清代的琴，中等，不够松透。这样我就一共拥有六张琴了，我遂自称“六琴阁主人”。之后我又从旧货店先后买了“吟泉”、“天籁”、“寿祥”三张琴，于是，最终升格为“九琴阁主人”。



本版插图 叶雄

初逢大师吴景略

1974 年我结识了石焕堂先生。他是今虞琴社的社员，把我带进了追求古琴艺术的另一个殿堂。

当时由于不敢招摇，琴社的琴友们定期偷偷地在古琴演奏家姚丙炎先生家雅集，时间在每星期天上午 9 点左右。事实上，这几年的活动就是今虞琴社复社的前身。

姚先生住在福州路西藏路口，石先生第一次带我去，到姚先生家时，已经有两位琴友先到了。经介绍，一位就是“文革”前琴社最后一位社长吴振平先生，另一位则是刘天华的大弟子沈仲章先生。不一会，吴景略先生及由冯舜钦先生陪同来的张子谦先生先后到达。老先生都非常热情可爱，大家一面品茗，一面交谈。吴先生十分幽默，有时候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相聚中，手弹与口谈相间。大家看到我

“你早是我学生了”

当时，吴景略先生因夫人故世，暂住在胶州路近北京西路他女儿家，离我住处很近。我与吴先生回家同路，两人安步当车，边走边谈。经过我家，我常邀请吴先生到我处小坐歇息，香茗对饮，以琴为伴，往往一歇又是半天。

平日吴先生家中无人，我一有空就去看他，有时也会约他来我家弹琴。兴致来了，两人一起去逛马路，时间晚了就一起去饭店吃饭。一次我们去静安寺第九百货公司，走到三楼，听到在播放琴箫合奏《梅花三弄》。吴先生听到后马上说：“这琴是我弹的。”我们一起走到音乐柜台，果然看见柜台旁一张介绍唱片的广告上写着：吴景略弹琴，孙裕德吹箫。我买了三张唱片，其中一张送给吴先生。我对营业员介绍说，这张唱片就是这位老先生弹的琴。她将信将疑地说：“是吗？弹得真好听。”

吴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人，能与他一起弹琴也是我莫大的幸运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我以前学不到的东西。交往的第二年，一次我忍不住吐露心声，要拜他为师。他说：“难道你不承认我已经教了你一年了吗？你早就是我的学生了，我也很高兴有你这个学生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激动万分。我真是太幸运了！

吴先生为我重授了渔樵、平沙、梅花、普庵咒、忆故人等曲，还教会我《梧叶舞秋风》与《潇湘水云》两曲。我时时记得他的告诫：弹琴不能一味追求演奏技巧，而忽视曲情表达。掌握了精湛的演技，才能把乐曲表现得淋漓尽致；但不顾曲情，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弹琴匠，谈不上艺术。

这个“新人”，纷纷鼓励我也来一曲。我难以推脱，便沉下心来，弹了一曲“新《梅花》”。吴景略先生听完后说：“你弹的是我的谱吧？你跟谁学的？”我告诉他：“是照《古琴曲集》您演奏的谱自己摸索着弹的。”吴先生鼓励我说，弹得还不错，不过某些地方，谱上是无法写清楚的，不能照谱刻板地弹。他随即端坐琴前，挥手拂指，为我示范纠正一些弹法。旋律十分自然流畅，跟我生硬别扭的弹奏比起来，真是有天壤之别，令我由衷佩服。

随后，吴先生稍稍调整弦音，把《梅花三弄》从头到尾整曲弹了一遍。琴声出神入化，姿态龙飞凤舞，不但好听，而且十分潇洒好看，不愧大师。房间里除了琴声外鸦雀无声，我们个个屏息静听，人人尽情享受。一曲弹完，掌声四起。此情此景，实是令人难忘。

吴先生也常跟我说，除非是勘误，否则绝不该给别人谱定的乐曲作任意改动。他说，传授琴曲应保持原汁原味，对别人打的谱有所不满，可自己另行订拍定谱。那种将曲谱改头换面，以及哗众取宠的行为，千万不可仿效。

除了弹琴，吴先生修琴也是一绝，当然，能劳他动手，那也是天大的机缘。我的那张“小春雷”，弹久了琴面出现凹陷，声音也受到影响，于是有一天，试探地问吴先生是否愿意修一修？吴先生见这张琴确实不错，因此一口答应。他把凹陷的地方重新涂漆，再细细磨平，花了一个礼拜的功夫，等琴再交到我手上时，琴身已经完好如初，声音上的毛病也消失了，令我喜出望外。

1977 年底，吴先生回北京，给我留下不断的思念。他还来不及授我《秋塞吟》与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更令我遗憾至今。之后，吴先生还抽时间给我来信，并给我寄来了《潇湘水云》曲谱的最后定稿，所有这些都永久地珍藏在我的心里。

虽然跟从吴景略先生学琴数年，但过去学琴的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，再加上自己的愚笨，勤奋不够，我深感自己所学到的琴艺仍然是太有限了。回过头来看看如今，学琴的条件远比过去优越：琴谱、碟片、网上信息随时可得，各地琴馆如雨后春笋，优质的古琴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，水平不低的古琴教师到处可以找到，古琴艺术的春天正在眼前。古琴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优秀珍贵的一部分，需要更多的人来关爱、推广、传承。这，是一个耄耋琴人的最大心愿。